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61

12 February 1986

CHINESE

第二六六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2月12日星期三, 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阿杜基先生

(刚果)

成员国: 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范国祥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拉潘先生

加纳

杜美维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泰国

甲盛讪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列安德罗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阿里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戈尔一布思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罗森斯托克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2-750室)。

86-60414/A

下午4点2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部非洲局势

1986年1月29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770)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多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库阿西先生（多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塞内加尔、南非、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迪奥迪先生（阿尔及利亚）菲格雷先生（安哥拉）、莱格瓦拉先生（博茨瓦纳）、桑何塞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霍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兰先生（圭亚那）、恩德勒菲先生（匈牙利）、佛尔马先生（印度）、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冯东德先生（莱索托）、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多斯桑多斯先生（莫桑比克）、加拉先生（尼加拉瓜）、加巴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萨默迪奥先生（巴拿马）、萨雷先生（塞内加尔）、

冯希尔丁先生（南非）、比里多先生（苏丹）、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斯科芬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卓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恩戈先生（赞比亚）和穆登科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突尼斯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卡罗维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西南非人民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古里拉巴先生，安全理事会是在第2660次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的。

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且发言。

古里拉巴先生：主席先生，我非常荣幸地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中央委员会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深信，你的才干和丰富经验将促进安理会的工作。你所代表的国家尽管从技术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前线国家，但贵国也站在最前线，通过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了物质援助和政治支持。不用说，在最近的将来，在其它友好国家和联合国的援助与合作之下，西南非人民组织将在你们伟大的国家建立一所中专技术学校，以便在各方面训练我们的干部为在今后的独立的纳米比亚承担职责作准备。我祝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能顺利地履行你的重大职责，并祝这场辩论令人高兴的成功。

也请安理会允许我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先生出色地主持了一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美国人民失去“挑战者”号宇航船的悲剧是人类的一次灾难。在整个历史中

殖民主义暴力不断，包括大屠杀和长期的苦难，作为这样一个民族，我们非常了解失去亲爱的人会带来何等悲伤和损失。我们谨通过美国代表团向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我们的哀悼。

这次辩论已接近尾声。我知道，到这时候关于这个问题应该谈的，在我前面发过言的人都已雄辩和有力地说过了，也就是说，所有的情况都已摆出来了。很快就要轮到安理会决定问题的是非曲直了。

主席先生，我在这最后阶段坚持要发言，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是会理解的。正在审议的项目是，“南部非洲局势”。我国纳米比亚是这一局势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另外两个问题是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博塔政权侵略和破坏前线国家和其它邻国的政策。因而，我们西南非人民组织认为我们有必要公开表明我们作为其民族解放运动在国内外领导下的受压迫，但正在进行抵抗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观点。

他们感到高兴的是，安理会正在审议我们区域的危急形势；听到一向支持我们事业的各国代表在这里表明坚定支持，他们也受到了鼓舞。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期待坚定的行动为南部非洲带来解放、正义、和平与合作。这就是我们区域所有人盼望能够实现的最终目标，但愿我们人民不会做出白白的牺牲。胜利是必定的，但是这时候敌人仍然在玩弄花招，顽固拒绝对各种警告讯号加以注意。

我们为什么再次在安理会开会，在种族隔离制度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罪恶行径这些问题上花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一起真正地寻求实际的方法和方式来发扬我们的精神，并且大力促进人类条件的改善，也就是制止战争，贫困、疾病、饥饿、文盲和人剥削人的制度呢？

只有博塔之流及其支持和怂恿者继续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我想，我们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来安全理事会提出我们的控诉，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主席先生，你和前面的发言人已经指出了促使召开这一系列会议的原因。特别是前线国家的常驻代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言人都阐述了博塔政权的政策及其罪

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部非洲各地的行径，国家恐怖主义，非法进行殖民主义压迫各种形式的破坏，颠覆和经济扼杀等等的最新情况。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在辩论第一天的发言完全没有诚意，缺乏根据。同其主子1986年1月31日的发言一样，他的发言只是重复了通常的玩世不恭和糊涂的态度。我们反对他们那些应加以藐视的恶毒语言，特别是因为白人反对派前领袖斯拉伯特先生对南非真实用心的揭露，也就是说，1986年1月31日发言中的承诺意在欺骗黑人大多数，另一方面是为了取宠于西方银行家，希望他们在最近的将来能考虑南非的债务问题。

最近几个星期，比勒陀利亚政权越来越频繁和强烈地对和平的邻国进行威胁、经济封锁、军事入侵和占领，这就是我们回到安理会来的理由。这一军国主义行为明显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公约、安理会决定、大会决议和联合国所有关于和平与安全、人权的公约和议定书。当然，种族隔离政权的猖狂行径不仅是对上述文件的违反，而且也严重威胁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非洲领导人和发言人们几年前预言，我们地区的局势将继续恶化，随之发生的暴力将导致黑人和白人丧失生命、财产被毁、种族之间幸存的信任与信赖明显减少。

其他人已证实了这一不祥的预测。比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和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几年前访问南非时就预言了这一点。当时，他的话激怒了非洲人统治集团，但博塔的种族主义国家内目前发生的一切和国际社会对这一局势的反应都证实了麦克纳马拉的话的正确性。

当然，并非人人都这么认为。种族主义分子、他们的勾结者以及那些继续依靠军事干预来掠夺原料的人只关心矿藏，不关心人权，只关心利润，不关心自由。

我们非洲人怎能忘记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东通道、三角洲贸易、殖民征服、对非洲及其子女的偷窃和束缚？这不仅仅是灾难。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术语，才能记下这种完全毁灭非洲生命和否定我们历史的现象。我们能否知道到底有多少非洲人在这中间死去？被偷走的财富、西欧和北美国家几百年来获得的利润到底是什么价格？我们寻求合作，因为西方国家及其公司是纳米比亚不邀自来的客人，但他们在道义上根本不能声称是我们的救星。

这不是重复古老的历史，也不是正在上演的一幕荒屠的剧目。纳米比亚没有获得自由。我们仍在继续遭受痛苦：无辜的男女小孩遭屠杀、我国被大规模军事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代理人对纳米比亚爱国者推行罪恶政策和进行谋杀。这一切都在继续进行，而与此同时，种族主义南非的公司和西欧、北美的跨国公司仍在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纳米比亚人每天都在种族主义及其雇佣军的手中受苦和死去、种族主义分子所干这一切的起源和他们祖先组织大西洋奴隶贸易、把帝国主义制度带进非洲的起源是一样的，即基督教伦理、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

当波尔人比帝国主义德国的屠夫们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屠杀我们的时候，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掠夺也加剧了。为了继续执行这一计划，我们的独立被无限期地推迟了，根本不管人的生命的牺牲。

我请所有想知道对纳米比亚的掠夺到底有多严重的人看一看一本联合国发表的关于主要跨国公司在纳米比亚活动的参考书，是联合国纳米比亚官员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起草的。我还要请代表们看一看联合国研究跨国公司中心去年秋天组织的关于这些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活动的听证会的内容和最后文件。这些公司在纳米比亚的活动是为了自己致富，而不是为了纳米比亚群众的福利。

纳米比亚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以下的丰富的自然财富：铀、钻石、铜、锡、锌、煤、锰和其他战略金属，以及农业和渔业资源。当然，最近在纳米比亚发现的近海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只会加剧、而不是减轻我们人民的苦难和贫困。他们越富，我们越穷。

这就是1884年前的时代、特别是争夺非洲的柏林会议举行以后的时代在纳米比亚留下的殖民遗产。

自然，种族主义者及其资本主义勾结者会继续制造借口，为他们的罪行辩解，企图以未来永久进行统治和剥削。现已成为阻挠着我们自由的主要障碍——联系这一先决条件就是这样一个虚假的借口。美国政府和博塔政权莫名其妙地将我们的独立和古巴国际主义部队撤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

就是这些人把我们说成是恐怖主义分子等等，因为我们敢于为解放自己的国家而斗争。我们之所以被称为恐怖主义者，那是因为我们敢于谈论对我们人民的屠杀、对我们资源的掠夺和西方的伪善。我们不是恐怖主义者，而是自由战士，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先驱者莫伦戈、马哈勒罗、南瑟——他们也叫维特布伊、曼都默、库塔科、戈勒瑟布——和其他敢于站起来反对殖民征服和剥削的人。

我们决心把斗争进行下去。武装斗争将继续是我们爱国斗争的主流。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战士仍然坚定地决心在战场上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指示。我们对于通过选举或通过子弹来解放我们祖国是十分认真的。

我们仍然愿意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但目前敌人使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加强武装斗争。在此，我愿重申相信并愿意同秘书长为在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基础上促进纳米比亚独立而作出不懈努力进行合作。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同志在其新年献辞中宣布1986年为总动员和为取得最终胜利而采取决定性行动的一年。这就是我们的决心；斗争将在各条战线全面加强，在国内、国外、在政治、军事和外交各条战线同时进行。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同时也是西南非人民组织于1966年8月26日发动武装斗争20周年。这年恰恰也是大会于1966年10月27日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管制20周年。让我们共同确保1986年是已长期拖延的纳米比亚独

立年。为此，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制裁措施会有助于我们旨在加速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努力。

现在我要讲讲纳米比亚温得和克所谓临时政府的傀儡。我不想多说，仅想回顾一位评论员所说有关他们的内容：

“过去6个月里这些傀儡所能做的不过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准。他们这倒做得很不错。从几个月前需接受救济的身份一下上升到人年均收入6万兰特。不做事挣这些很可观了。”

多大的丑闻！简直令人惊奇；数以百万计的美元通过温得和克一个使人半信半疑的称之为跨国商议会的公共关系公司花了出去，这家公司是为傀儡当局所雇，表面上是照着“对外商议活动全面协调”。协调员是一位西·克利里，他直至1985年6月还是温得和克所谓总督办公室的南非政治活动者，他成天忙于建立或重组位于温得和克、伦敦、巴黎和波恩的宣传机构，向国外主要西方国家兜售傀儡集团是纳米比亚的合法政府。种族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傀儡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人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末日屈指可数。是多么大的浪费！

我要同其他代表一道在这次辩论中表达对安哥拉的败类萨文比及其安盟雇佣匪徒的强烈愤慨。萨文比是个失败者，是个恐怖主义分子，是比勒陀利亚的雇佣，是个机会主义者，一贯是赞成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合作的。最后，萨文比背叛了非洲革命，这的确是继续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一个因素。那些同他交朋友，并愿意给他军事和财资援助的人是非洲的敌人，他们对我们人民长期受苦应负直接责任。

我们站在安哥拉人运工人党、安哥拉政府和兄弟人民一边。非洲和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坚持正义的人民支持安哥拉人民保卫自己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斗争。这是符合1985年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非统组织最高级会议决定的。那是在废除克拉克修正案后召开的。

安全理事会内不结盟成员已经提出一份建设性和均衡的决议草案。 我希望能一致通过该决议草案，以向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出严重清楚的信息。

同时，斗争在继续；胜利在握。

主席：我感谢古里拉巴先生对我国和我个人讲的友好话。

沙阿里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今天安理会审议一项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完全公正地被视为对当代人类最大的挑战。 种族主义采纳概念的根源在于黑暗时代的理论与哲学，并企图将它们强加给现代世界。 我们描述种族隔离罪行的任何形容词都不足以描述南部非洲悲剧的现实。

我们认为，恰当审议这一问题应在安全理事会内开始，在《联合国宪章》概念内进行；整个社会接受这些概念以替代战争与争端。 在我们纪念联合国和安理会40周年之际，我们认为，全世界在朝着接受危险想法的方向迅速滑去。 它趋势于避免其责任；它敞开大门，让国际争端各方自己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现在安理会存在着一严重的倾向，即推卸自己的一切责任，让各国以双边方式解决彼此间的问题。 这使人不禁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局势：当时，由于其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无法解决国际问题和争端，国联垮台了，从而导致以武装斗争解决这些问题和争端。 二次世界大战在政治思想中出现的最危险的概念之一是将地区冲突与全球冲突加以区分的概念。 根据这一概念，只要区域性战争不波及发达国家的都市或工业中心，那就只是一种可以加以限制和抵消的现象。 这一概念已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几十万人被杀死、受伤或流离失所。 不幸的是，这一概念仍指导着发达国家的看法。

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从其所有方面都反映了这一概念，有些人依然拒绝理解或重视这一现象。 可以将南部非洲的问题看成是一个三角形，有一条底边和两条斜边。 底边是种族隔离制度，两条斜边分别是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和破坏邻近非洲国家的稳定。 构成这一三角形的底边的那一制度从其支持者那儿得来的名称很难翻成其他语言。“apartheid”这个字的字面意思是“分离”，即白人与非白人分

离。这一字眼的运用始于1943年3月26日，当时，其支持者们用此字为自己的哲学正式命名。1944年1月25日在南非议会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当时南非的总理马兰博士将他所设想的国家描述成为“通过忠实地维护种族隔离和保卫者原则来确保白种人与基督教文明的安全”的国家。

种族隔离哲学的基础是这样一个概念：南非人民并不，也不能组成一个单一民族的社会。这一人民是由不同的白人与非白人集团组成的。根据这一哲学，少数白人集团，即“文明集团”的成员必须生活在自己的地区，享受本国的所有财富与权利。非白人多数必须居住在自己单独的地区，必须做少数白人的奴隶。1963年1月25日，南非前总理沃尔维德在议会发言时总结了这些看法。他说：“我们要使南非保持白色。使其保持白色只意味一件事，即白人统治——不是领导或指导，而是控制和至高无上。”

这就是种族隔离哲学的历史背景。有些国家仍对这一背景熟视无睹。1913年，根据歧视的逻辑通过了要求根据肤色在地理上分布人口的法律，即所谓《白点与黑点法》。1966年通过了立法；1951年，建立班图斯坦的法案生效；1983年通过了所谓宪法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剥夺了黑人多数投票与参加政府权利。

在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看看所谓宪法修正案，因为这些修正案被大肆渲染。我们应澄清有关的真相。我们认为，这些修正案巩固了种族隔离政权。事实真相是，新的三院议会没有一个南非黑人的代表，尽管他们在3,000万人口中占了2,300万，为总人口的73%。那一议会有128名白人议员，代表了占总人口15.3%的白人。另外还有85名有色人种代表和45名印度人代表。

南非在推行其镇压政策，以便强行建立新政权时，以武力迫使黑人多数搬迁。我们还记得黑人大规模迁移到班图斯坦时的状况。1948年，350万黑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迁到了偏远的沙漠地区，而他们却要被迫从那里去为白人工作。1984年2月14日，警察将莫洛巴村的居民赶到200英里以外的干旱地区。

由于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白人少数现在控制着南非领土的87%，包括可耕地、矿和工厂。1,200多万黑人在白人居住的城市的郊区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其他的黑人则生活在一无所有、只有痛苦的班图斯坦。

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警察政权的构架内进行的，这一政权有权决定任何反对党是否合法，监禁任何人、查封报纸、逮捕见证人和其他人，而无须经过审讯或法律程序，所有这些都是根据许多歧视性法律进行的，其中包括1967年的《恐怖主义法》、《颠覆性组织法》、《合法聚会法》和1982年的国内安全法。

历史已经表明，扩张主义和种族隔离是相辅相成的。为白人定居者划分的领土过去曾在开普半岛上曾限制为6,000公顷，而现在已扩大到南非本土内的472,359平方英里和纳米比亚境内的318,099平方英里。现在，我们谈谈三角形的另一边：南非政府正以保护白人的借口掠夺纳米比亚的资源。它正通过傀儡政党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它正迫使成千上万的纳米比亚人放弃自己的村庄和市镇，以便推进所谓白人发展进程。政府将赫勒罗斯族的人赶到沙漠，没收了纳马斯族人的土地，供白人农民使用。它轰炸奥瓦姆波兰村，以便驱赶当地人民，迫使当地居民为了微不足道的收入而在白人的矿和农场工作。

三角形的第三边是南非政府对其邻国推行的破坏稳定政策，并不断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它们，迫使它们屈服于种族隔离政策，同时还禁止那些国家收容逃避种族隔离痛苦的难民。谈及这些做法和侵略行径的每一个方面殊非易事，但我想举几个例子。1975年8月，南非政府派遣了6,000多名士兵入侵安哥拉，试图制止安哥拉的解放运动建立独立政府。这一行动至使安哥拉从国外寻求援助。

在1977、1981和1983年，南非军队多次进攻安哥拉。种族隔离政权把占领军布置在安哥拉南部，屠杀成千的人民，破坏道路、医院、学校和基础设施。种族隔离政权大批训练军队和资助安盟匪帮。这些匪徒最近的行动就是今年1月18日引爆载炸弹的汽车。

根据联合国的正式报道，南非对安哥拉农村的破坏侵略损失了70亿美元，这是1983年7月《经济学家》杂志提到的。在莫桑比克也是一样，南非的匪徒进攻了马普托，在1981年1月杀死了13个人。1983年5月，南非用空军再次进攻马普托，借口追逐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破坏了一家工厂，杀死了6个人。1982年12月，南非进攻莱索托首都马塞卢，杀死了42个人，其中有12个莱索托人，30个难民。1985年12月20日，南非再次进攻，杀死了6个南非公民，3个莱索托人。

南非继续侵略莫桑比克、莱索托和津巴布韦，进行恐怖活动和破坏，破坏铁路、公路、水电供应，威吓外国技术员和教师，破坏运输网，特别是贝拉港和津巴布韦的贝拉的油管。南非利用代理人和雇佣军犯罪。它在自己领土上建立了4个训练营，5千个前军人在受训。

当人类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存在这样的状况。遗憾的是，这就在南非。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和对南非人民和邻国的罪行，自从1960年沙佩维尔事件以来，安理会通过了22个决议。大会的18个决议也进行了谴责。这些决议本身不足结束世界那个区域的危害人类的罪行。我们需要贯彻这些决议，这些决议指出，继续谅解和劝说南非政府的国家应当停止这样做，停止调和，采取明确措施，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完全抵制该政府，迫其放弃种族主义政权。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不结盟国家一样，再次坚决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和南非政府破坏邻国的政策。我也谴责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我国重申完全支持南部非洲为自由与正义斗争的战士，宣布南部非洲的稳定与结束种族隔离联系在一起。

我们呼吁以安理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采取各种必要手段，结束南非的悲剧。只有通过适当的措施才能做到这点，其中包括实行《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以使南非种族主义者恢复理智。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在这里发言的机会，安理会再次开会讨论南部非洲局势，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对非洲兄弟推行镇压、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这些人民继续斗争，反对殖民主义残余和种族主义政策。我们参加讨论，表示对南部非洲局势和强加给那里人民的隔离的关切，人民正在革命。

南非继续侵略邻国，威胁还要进行侵略，继续包围和压制人民，破坏经济和社会，因为这些国家根据国际惯例庇护受种族隔离政权迫害和赶出的人民，因为他们反对该政权。

这些严重和危险的威胁迫使我们的非洲兄弟来到安理会，要求审议南部非洲的局势。局势不断恶化，要求安理会承担责任，挽救该地区和世界的局势，防止局势的严重后果。

安理会去年开了好多次会议，有整一半的会议是为了审议南部非洲局势，阻止南非继续侵略及其可恶的种族主义政权。另一半会议讨论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南部。

去年3月以来，世界一直关视南非爆炸性的局势和反对种族侵略政权的革命。南非所有阶层都参加了革命。这是反对非正义、殖民主义、剥削和奴役的革命。目的是保卫该区域的完整。

过去17个月里，种族主义南非杀害了1千1百多人。南部非洲的局势可用三点来总结：

首先，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继续进行野蛮的种族分隔。继续其种族主义和镇压措施，尽管国际社会把种族隔离看作侵犯人类的罪行，把种族分隔看作罪恶和人类良知的污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是紧张和动乱的根源。这危害了和平与安全，不仅在该国，而且在全世界。

这一政权是实实在在的反对人类的罪恶。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消除这一政权。

南非目前痛苦的局势是南非不让多数人参加决策。屠杀在继续进行。去年唯一的变化是南非国内暴力与压迫升级，同时进行政治活动和宣传，企图使人们相信种族隔离是可以改革的。但事实上，种族隔离是无可改革的，它必须被消除，扔进历史垃圾堆。

在多数人反对压迫与剥削，争取充分行使自决权利的崇高斗争中，那些反对种族歧视的人不断未经审判就遭监禁，遭到野蛮屠杀，有的自由战士被判死刑，在过去一年中几千人受害。路透社1986年1月5日报导，去年11,000名非洲人被拘留，11人在治安部队的拘留所中死去。很明显，由于南非政权及其支持者的傲慢，拘留人中死亡的人数将增加。

种族歧视的罪行并不仅仅发生在非洲大陆。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同种族隔离思想一样危险，充满种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中东冲突的真正原因，正如种族歧视和隔离是南非及整个地区紧张与冲突的真正原因。

第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比勒陀尼亚政权在美国的公开支持下，继续阻挠纳米比亚人民根据提出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的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恢复自己的权利，特别是自由、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的权利。比勒陀利亚政权提出与435(1978)号决议毫不相干的问题，阻挠执行联合国方案的一切努力。特别是古巴撤军的问题，而古巴军队在安哥拉是合法的；他们却把这一问题同种族主义军队撤出纳米比亚联系在一起——这些军队占领纳米比亚，使用种种手段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同时残酷剥削和掠夺纳米比亚土地、人民与资源。

第三，它继续侵略和破坏邻国。比勒陀利亚破坏邻国行动的升级使南部非洲出现最十分严重的事态，南非企图破坏这些国家的安全。斯威士兰、莱索托和安哥拉在安理会上的指控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现实。最近，南非的这种行径发展到登

峰造极的地步，声称只要这些国家继续向逃离种族隔离罪恶政策的难民提供庇护，南非就要入侵或威胁入侵这些国家。种族主义政权对邻国进行了多次侵略，摧毁住房、桥梁和基础设施，在这些国家制造大混乱，以阻止它们支持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人们。种族主义政权对邻国进行众多的压迫，企图在南部非洲称霸，目的突出有二：第一，维护种族隔离制度，使他们能够奴役南部非洲人民，掠夺他们的财富；第二，削弱南部非洲邻国，防止它们支持纳米比亚解放斗争，执行安理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

世界帝国主义势力蓄意延长这场斗争，以维持它们在南非的傀儡政权。它们过去并将继续阻挠任何认真的国际努力，阻止全面制裁的实行。华盛顿千方百计地支持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推行已经失败了的“建设性接触”政策。萨文比匪徒访问华盛顿，得到热烈的接待，并承诺给予资助；而安哥拉却无权开采自己的石油，这项工业每年带来20亿美元的收入。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支持南非，围困安哥拉人民，利用匪徒占领安哥拉部份领土来执行的。因此，华盛顿犯了侵略一个独立国家的罪行。这是那一地区极其危险的转折点，清楚表明美国要公开加入反对安哥拉人民的阴谋。

安理会必须谴责和完全拒绝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的方案与政策，以及侵略邻国的行动。安理会必须揭穿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掩盖它们侵犯前线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行径的谎言。安理会必须采取果断立场，谴责南非，表明国际社会拒绝这些行为。安理会必须决定《宪章》第七章实行实裁，因为这是使南非清醒的唯一方法，也是使特拉维夫清醒的唯一方法。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向南非种族主义压迫的受害者致敬。我们敬佩阿扎尼亚男女老少的英勇斗争，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一样支持南非人民。我们认为，反对这两个政权的斗争是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掠夺土地，亵渎圣地，侵犯自由。这是一个原则立场。无论世界帝国主义如何阴谋分裂我们的斗争，我们和非洲人民都知道，这是一场争取命运的斗争，我们不生存就灭亡。然而，我们将生存，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阿富汗代表。 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且发言。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明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你主持本月份安理会工作，我们相信，在你能干的领导下，安理会一定能取得长期来人们预期的结果。

我们也要正式表示赞赏中国李鹿野大使出色地担任一月份安理会主席。

主席先生，我也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因为你们邀请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参加对南部非洲局势的讨论。

人们不断要求安理会来抗议在国际上发生一些非法行动造成的结果，这好象是一种最合理的办法，来处理那些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 但是，有些人认为，只是到安理会来开会，这是因为人们在犯罪的这一方得到很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情况下感到失望的一种办法。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到安理会来要求伸张正义，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的，所以不仅是合法，而且也是应该的。

我们随便地看一下安理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到，这种做法以前多次使我们世界避免发生暴力行动和紧张局势，这一方面，每次取得成功；那么国际社会，特别弱国和被压迫的国家对安理会的信心就大大增强了。

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现在还有一种趋势和我刚才讲的那种趋势完全相反，那就是安理会已经多次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来解决一些最严重的局势，这种现象无疑削减了安理会的重要性和效力，现在这种趋势更为加强，采取个别和集体的自卫措施。 虽然看起来这样一种趋势的改变好象完全是自然的，但是，这就是因为各会员国不愿意到安理会来解决那些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

现在，人们越来越使用国家和区域的手段。 使用武力已经变得不可避免，所以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的温床就越来越多。

这种情况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南部非洲的局势还未解决，由于一系列的问题，使该区域出现紧张局势和敌对行动。

安理会已经无数次地审议了南部非洲的局势。不用说，安理会已经多次通过关于这一局势的决议。但是，这么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做出决定之后，结果人们越来越不可能找到和平解决办法。在南非国内，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又加紧对大多数南非人的镇压，进行杀害、酷刑，投入监狱，或者强行把他们迁入班图斯坦；在纳米比亚，比勒陀利亚占领军和殖民政权又加紧了对这块领土的控制，这样做完全违反安理会第435号决议；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大大地增加它对前线国家和邻国，如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的武装侵略和政治经济上的颠覆活动。

安理会在审议南部非洲局势每一方面的情况的时候，不仅谴责南非这种无法无天的匪徒行为，而且还制定一些执行安理会决议解决这些问题的期限。现在，可以清楚看到，非法的南非政权根本不愿意执行安理会决议。

毫无疑问，主要就是因为南非这种顽固态度，所以现在这种可怕的局势才继续存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得到美帝国主义及其同盟的全力支持的话，那么南非是抵挡不住世界各国的道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的。美国政府搞了这种耻辱的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它这样做和比勒陀利亚政策的政策是站在一边的，因而使绝大多数国家都感到极为愤慨。华盛顿政府实际上是支持这种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它不仅没有听取国际社会关于对南非施加必要制裁的要求，而且也不遗余力地来为南非由于其它国家对它进行制裁所造成的经济和军事损失进行补偿。国际公众舆论由于更为了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罪恶，所以人们越来越强烈要求立即铲除这种现象，铲除种族隔离制度，但是，美国却为种族主义政权提供了保护，并且玩弄阴谋来延长它的生命。其中一个阴谋是大家都知道的，臭名昭著的叛徒萨文比得到了华盛顿的盛大款待，这样侮辱了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因为把南非的走狗说成是自由战士，白宫竭力地要使人们承认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样做根本不能改变现实，也就是说，他和其他的阿富汗、尼加拉瓜、柬埔寨和其它国家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不过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个雇佣军和叛徒而已。

南非政权的政策和做法的根源就是体制化的种族主义及其制度的阶层结构，南非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的核心也就是它们政治哲学和思想方法都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强烈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比勒陀利亚占领纳米比亚和一再侵略前线国家。我们同样谴责美国进行罪恶的同谋活动，企图维护南部非洲的现状。

阿富汗作为负责、关心、民主和进步的人类的一部分，希望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紧迫和有效的行动，迫使南非国际社会有关结束种族隔离、纳米比亚独立和停止侵略、干涉前线国家的决定。

我们重申完全声援南非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在前线国家人民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反对种族主义政权而进行斗争。

阻挠安理会根据《宪章》履行责任的安理会成员将不可避免地南部非洲局势的继续存在的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主席：我感谢阿富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斯科芬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一个友好国家的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你巨大的外交和政治才能将确保安理会在二月份进行有成效的工作。

我也要向中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先生致谢，因为他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在繁忙和困难的一月份开展工作。

去年，安理会四分之一以上的会议是审议南部非洲局势的，并且通过了几项决议，以防止该地区局势继续恶化。

在南非内部，种族主义政权顽固拒绝消除种族压迫，加剧恐怖和镇压的政策。在该国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史无前例的反对下，种族隔离政权开始退缩，空谈什么“进步改革”和“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然而，这些花招骗不了任何人。该政权企图做出改变内部政策的样子，但已遭到非洲国家、大会和安理会的拒绝。我们完全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不能改革种族隔离，只能彻底和最后消灭它。

面临恶化的国内政治危机，种族主义政权开始了军事冒险，公开威胁、讹诈、侵略独立的邻国。这是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支持南非所造成的极其有害的后果。

10年来，南非一直在对独立的安哥拉发动战争。入侵、轰炸和武装破坏已经使得几千个无辜的人丧生，几百个镇村被毁，价值几百亿美元的物资遭损。

安盟恐怖主义集团是反对安哥拉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这帮武装匪徒受到外部鼓舞和支持。长期以来，比勒陀利亚尽管向安盟提供一切支持，但口头上不承认它。但当安盟在安哥拉军队的打击下陷于崩溃时，南非却迅速来拯救它。种族主义政权声称，它已向安盟提供了一切支持，今后还要这样做。此外，为了保护这些傀儡，南非还多次入侵安哥拉，而美国则站在幕后。但现在，华盛顿显然是连伪装都不需要了。当比勒陀利亚越来越难以执行其政策时，美国就公开干涉安哥拉的内政。

众所周知，去年夏天，美国国会废除了禁止政府支持安哥拉反政府集团的克拉克修正案，受到了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大会以及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谴责。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大会为此通过了宣言，声明：

“美国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内政进行的任何公开或秘密、直接或通过第三者的干涉都将被认为是反对非统组织的敌意行动。”（S/17779 附件第2页）

在这一问题上，宣言提请注意萨文比——安盟的头目——对美国的访问以及华盛顿对他的最高级的正式接待。不难猜测和这个种族主义者傀儡进行的谈判，因

为萨文比自己说，他将要求更多的财政支持和现代化武器，来加强恐怖主义活动。这就是美国和南非的“建设性接触”政策所采取的某种形式。

比勒陀利亚在侵略安哥拉、博茨瓦纳和其他非洲独立国家时，它企图使国际法不能在南部非洲应用。种族主义政权竟然胆敢要求莱索托向南非交还难民，并为此目的关闭和莱索托的边界，施加压力。因此，由于食物、石油产品、药品和其他基本项目遭到破坏，莱索托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匮乏。

比勒陀利亚的高压手腕、公然蔑视国际法准则严重威胁着南非难民和那些在这一问题上根据公认的公约而给予难民政治庇护的国家。同时，这也威胁着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全理事会必须强烈谴责南非政策的政策，这一政权通过有计划的使军事力量企图维持和维护南部非洲地区的种族殖民制度，破坏政治解决纳米比亚问题，颠覆非洲邻国，迫使它们放弃独立和使它们遭受突然袭击。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重申声援那些同种族隔离制度和为获得自由与独立而英勇战斗的国家。我们呼吁立即、无条件从种族主义监狱内释放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现在应该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声，对南非采取真正有效措施，其中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

主席：我感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是匈牙利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恩德赖菲先生（匈牙利）：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2月份安理会主席，你的经验和能力将保证本次安理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还要赞扬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大使阁下，他十分干练地主持了1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来，南部非洲的局势威胁着区域和国际和平。1985年，安全理事会至少通过九项有关我们目前主题各项内容的决议，一半的会议是为此而召开的。

我们遗憾地说，自去年以来，该局势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没有任何变化；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对人民的暴力又升级了。在过去17个月里，有1千多人在与抗议种族隔离事件中丧生。越来越明显的是，该政权解决不了它自己造成的危机。最近大谈的“改革”也改不了这一画面。允诺和象征性姿态甚至不能解决基本问题：黑人多数的平等权利，我们要同那些表明支持黑人多数正义要求的人们一道行动，并指出，种族隔离制度是不能改革的；必须加以废除。

比勒陀利亚在国际领域内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如转。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使用象专横将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等一切借口拖延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如果这些还不够，比勒陀利亚无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其邻国推行侵略与颠覆政策。我们都目睹了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莱索托是如何一再来到安理会寻求制止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我们还知道并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其代理人进行间接干涉。众所周知，可耻叛徒萨文比及其匪帮就是由比勒陀利亚资助和装备的。

这些事实的细节是众所周知的，无需重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南非国内外的行为都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如果没有其某些主要伙伴给南非的支持，南非也不可能长期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

不仅我们认为在此方面作出变革是绝对必要的。某些国家、国家集团已采取一些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措施。虽然我们支持这些措施和制裁，似乎这还不够。局势的严重性要求有更多的强制性制裁。为此，安全理事会有采取行动的特殊责任，因为只有加强国际压力才能向比勒陀利亚发出清楚信息：不仅是非洲，而且整个国际社会的耐心已经用完了。我们希望尽快看到：可耻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被根除，出现公正、非种族的民主社会、纳米比亚独立、南部非洲出现和平与安宁。

主席：我感谢匈牙利代表对我说的友好话。

下一位是巴基斯坦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沙·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2月份主席，并相信，你将继续以本月开始以来所表现出的才干和能力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特别感到满意，因为巴基斯坦对于非洲国家福利与安全一贯十分关心，并一贯致力于非洲事业，我国还同贵国有着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安理会在从非洲大陆这样一位杰出外交家主持会议时审议南部非洲局势重大发展是很合适的了。

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阁下杰出地领导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随着南非黑人多数争取恢复基本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斗争进入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南非正接近自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安理会在这一重要时刻开会使这一机构负起了重大责任，应采取积极行动，加速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最后制度化的避难所的崩溃，帮助消除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一个严重威胁。

许多参加本次安理会辩论的发言者在回顾南部非洲局势时都强调指出了其三个主要方面，即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政策，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对邻国的侵略政策。我们认为，这是同一罪恶的三个方面，这一罪恶的根源就是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的哲学与制度。比勒陀利亚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公然进攻邻国，企图在该地区建立军事霸权。这表明其决心保护种族隔离，维护白人政治与军事的统治和享有的专有的经济利益。比勒陀利亚惶惶不可终日，感到孤立，担心正在上升的国际和国内的厌恶与愤怒的浪潮会将种族隔离的大厦冲垮，因而加强了其对内镇压与对外侵略的行径。

与此同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了缓和国际上对其令人憎恨的政策批评和对其非人道行径的愤怒，宣布了一个纯属欺人之谈的改革计划，逐步消除种族隔离。

众所周知，这一计划始于一年多之前，当时做出了在政治上完全破产的姿态，使亚洲与“有色”人种参加南非被人唾弃的政治制度。比勒陀利亚这样做的目标是在亚洲人和“有色”人种与黑人多数之间制造分裂。在经过一年令人沮丧的失败实验之后——这一实验遭到了被压迫多数的坚决抗议和政治行动，比勒陀利亚现在又给其阴谋披上了改革的外衣。最近，博塔总统代表比勒陀利亚政权宣布了一些措施，其中包括发展黑人工会的权利，给予住在城市地区的黑人以自由持有的权利，废除《禁止政治干预法》和《混合通婚法》。博塔总统宣布，采取了这些步骤，种族隔离就过时了。但种族隔离的基本现实丝毫未变。仅仅说不承认或对黑人做出表面的让步是不会使这一罪恶制度消失的，种族隔离的理论与实践的实质仍然得到维护。

比勒陀利亚关于正在改变其种族政策的说法的空洞性很快就被揭穿了：比勒陀利亚的教育部长宣布将永不允许黑人进入白人的公立学校，同时，国际新闻界也报道了比勒陀利亚北面的乌伊特弗拉奇的黑人居民被强迫迁移到预先指定的地区。

比勒陀利亚的表面的改革重新给种族隔离的面孔重新化妆使其看起来令人不喜欢，但同时却保护和维持其丑恶的核心。如果比勒陀利亚真地想抛弃种族隔离制度，它就首先应废除支撑种族主义政治结构的基本法律。首先应废除的是根据种族与肤色对人加以区分的法律，例如根据人的肤色来决定人们可以或不可在哪儿居住的《集体区域法》。从种族上给每个南非人终生挂上标签的《人口立法案》。废除种族隔离首先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确保每个人在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混合的民主社会内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仅仅含糊不清地承诺要“分享权力”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这种承诺只不过是继续白人少数的至高无上，否定普遍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委婉说法而已。

种族隔离的最令人憎恶的方面是建立黑人市镇和家园。根据种族与肤色隔离当地人口，剥夺他们的财产权利、强行占据他们的土地，这些都是决心要维护自己的种族殖民主义的明显特征。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希望做到的不仅是隔离黑人。他们要将黑人迁到有明显的种族特征的区域性实体，为少数白人保留大片富饶的南非领土。比勒陀利亚丝毫没有表明愿意放松执行这一将黑人多数排除到预先指定

然寄予厚望，不管怎样，在它的保护之下，我们不是孤立的。但由于南部非洲的发展，莱索托经受南非的压力，我们要获得保证，我们继续有希望和信心，继续谋求保护和安慰。

我国国王并宣布：

“莱索托将继续接待逃离政治迫害的难民的国家，继续遵守它签署的国际公约”。

莱索托大多数难民来自南非，由于种族隔离的暴力行动，难民潮继续不断。南非对莱索托保护难民不满意，说这些人是恐怖主义者，说我们是庇护恐怖份子。我国的人道主义引起了南非对我们的仇恨。莱索托两次被袭击，我国国民和南非难民都牺牲了。我们受到威胁，经济封锁。南非是为了迫使莱索托不要庇护南非难民。

南非的压力增加了，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说服南非，承认问题是种族隔离，不是莱索托。我的要求都是徒劳的。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合作将一些难民送出我国。这是为了难民的个人安全，以及我国的国家利益。我国感谢那些接纳来自莱索托的难民。

刚才说过，难民还没有停止进入莱索托，我国还是面临危险。南非难民的处境对我国来说继续存在。安理会应该按照议程去处理。

我们没有邀请难民进来，他们来是因为被迫，但我国有义务欢迎他们，不要使他们回到南非去。我国政府不会把难民送回他们逃离的国家去的。我国接待难民根据的是我国的长期政策，但我们的领土不会被用来作为向邻国袭击的跳板。

我们还希望国际社会消除种族隔离，保护南部非洲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希望国际社会争取纳米比亚无条件的独立，按照安理会第435号决议，争取南非军队从安哥拉撤出。

我们认为，南非与那一地区问题的唯一根源是种族隔离。如果种族隔离制度被取消，就不会再有难民。南非对这一地区邻国的攻击、威胁攻击、破坏和颠覆活动不会解决南非的问题，因为问题不在于这些邻国，而在南非，在于种族隔离。莱索托决心与邻国和平共处，只希望它们能作出响应。

主席：我感谢莱索托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时间已经不早，我建议现在休会。安理会成员同意，安理会下次会议将于明天，1986年2月13日上午10点30分开会，继续讨论本议程项目。

下午6点25分散会。

